他是引魂人，自冥河诞生之初便存在的神明之一。他的职责是行走于生与死的边缘，引导亡魂步入轮回。他知晓万物的终局，却不懂情感的伊始。他的世界，是永恒的寂静，直到在那片开满彼岸花的荒原上，遇见那位自称“诗人”的青年。

诗人与周遭的死寂格格不入。他的生命如同他口袋里的旧怀表，发条将尽，却依旧固执地滴答作响。他总坐在那块被风蚀的巨岩上，对着冥河的方向，写写画画。

初次相遇，引魂人只是例行公事地前来勘探一个徘徊的“信号”。诗人看见他凭空显现，没有惊恐，只是微微睁大了眼睛，随即露出一个浅淡而真诚的笑容。

“你在写什么？”引魂人问，声音空灵，不带波澜。

“写你。”诗人回答，眼眸在荒原黯淡的光线下，亮得惊人。“写一位……不属于任何诗篇的神明。”

引魂人不解。他不理解诗人为何要将瞬息万变的云霞称为“天空的情书”，不理解他为何要收集那些毫无用处的、光滑的卵石和枯萎的花枝，更不理解那些缠绕在纸页上的、关于“思念”、“孤独”和“爱”的冗长句子。

情感，于他而言，是魂魄踏入冥河前最后需要剥离的、无用的尘埃。他的神性里，没有容纳这些脆弱波动的位置。

然而，他却开始频繁地出现在那片荒原。他告诉自己，这只是一个观察样本，一个研究“短暂生命如何面对既定终局”的课题。诗人对他的到来总是欣喜。他会为他诵读新写的诗句，声音温和，像春日融化的溪水；会指着星空，讲述那些早已湮灭文明的神话，并说引魂人比任何神祇都更接近“永恒”本身。

诗人送他许多礼物：一片叶脉如命运脉络的银杏叶，一截用红线缠绕、带着淡淡木香的树枝，一首写在精致笺纸上的、墨迹未干的十四行诗，标题是《致我的沉默之神》。

“给你的。”诗人递出这些物什时，眼神里流淌着引魂人无法解读的、温暖而潮湿的情绪。引魂人只是沉默地接过。那些诗笺、枯叶、石子，被他带回神域，随意置于案头。他不明白它们的意义，只是……未曾丢弃。

他能清晰地看见，诗人生命的火烛正在疾速燃向尽头。那是一种根植于灵魂的、无法逆转的衰亡，是连神明也无法治愈的“大病”。诗人的笔迹开始颤抖，诵读时的咳嗽声愈发剧烈，苍白的脸颊上时常泛起不祥的潮红。但他望向引魂人的目光，依旧带着那种能让周遭死寂空气产生微妙涟漪的温度。

那一天，引魂人感知到诗人的生命之火，骤然摇曳，几近熄灭。他遵循神职，并未在死亡降临的瞬间现身。神明，不应干涉生命自然流逝的轨迹。

但翌日，如同被一种无形的丝线牵引，他依旧踏足了那片荒原。诗人安静地靠在那块巨岩旁，仿佛沉入了一场深眠，身体已然冰冷。他透明的魂魄悬浮在一旁，如同晨曦中即将散去的薄雾。

他的身旁，放着那封早已准备好的信。信封上是诗人亲手绘制的一朵彼岸花，旁边是引魂人飘逸神秘的侧影——这是他所能想象的，关于他的符号。

引魂人拾起那封信。纸上字迹依旧优雅，却透着力竭的虚软。诗人细细描绘了初遇时内心的震撼，描绘了无数个相伴黄昏的静谧满足，描绘了那些礼物背后，藏着他所有未能、也不敢宣之于口的、汹涌的爱意。他写道：“我知你不懂凡人的心跳，不懂何为朝思暮想。我的爱于你，或许只是岸边的絮语，掠过耳畔，却无法触及你的神魂。但能与你共度这些时光，已是我贫瘠生命里最盛大的馈赠。”最后，他恳求：“若这终局注定，我唯一的祈愿，是能由你，亲手为我划下句点。”

信纸在引魂人指间，轻若鸿毛，却又重若千钧。他的神格之中，没有“悲伤”或“心痛”的定义。可一种陌生的、沉闷的、如同冥河最深处的寒冰般的凝滞感，从他神核的中心弥漫开来，迅速冻结了他的四肢百骸。他看着诗人那即将消散的、带着依恋眼神的魂魄，一种超越神职、违背规则的本能，驱使着他。

他不明白这种几乎要让神性崩裂的“不适”是什么。他只知道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，让他难以呼吸。

他没有等待魂魄自然归位。他伸出手，第一次，主动地、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触碰了那缕微光。他动用了神力，追寻着那即将融入冥河万千魂灵中的、独一无二的波动。

在冥河翻涌的岸边，他找到了诗人。魂魄近乎透明，仿佛一触即碎，却依旧对他展露着那个熟悉的、温柔而疲惫的笑容。

“你来了。”诗人的声音如同最终落下的尘埃，“我知道……你会来。”

引魂人望着他，万古不变的神心，第一次产生了裂痕。他举起那封信，喉间像是被什么堵住，发不出任何神谕或问询。

诗人微微点头，眼中是了然，是宽慰，也是一丝得偿所愿的解脱。“我说过的……希望是你。”

引魂人沉默着，再次向他伸出手。这一次，不再是神明的引导，更像是一种跨越神性与人性的回应，一次迟来的、笨拙的握紧。

诗人的魂魄将手放入他的掌心，冰凉而虚幻。

他们一同转身，步入冥河深处那片永恒的光芒之中。身影被光晕吞没，界限不再分明。

无人知晓，那位引魂人后来如何。他是否回归了神位，继续他永恒的引渡职责，只是心中多了一处无法填补的空洞？他是否在无尽的岁月里，终于理解了那些诗笺的重量，以及那份他未曾回应的爱？抑或，他带着那份“不适”，永远地消失在了冥河的光里，去寻找一个答案？

冥河依旧沉默流淌，带走了诗人的诗篇，也带走了神明第一次的迷惘。只在彼岸花开的时节，风中或许会传来一丝叹息，低回不去，成为一则无人能解的神谕。